

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

趙華

本文通過對「趙子昂氏」印鑒細微變化的分析和統計，判斷趙孟頫主要書畫用印成印於濟南，將其用印作品分為五個時期，對趙孟頫書畫鑒定及年代判斷，提供了新的依據。

趙孟頫自用印，使用最多、最有代表性的當屬「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其特徵研究，較早有翁方綱的頂邊彎曲說，見於其跋〈趙孟頫補唐人臨瞻近帖講堂帖〉（圖一）墨蹟，並被眾多論文節錄轉引：

每觀趙文敏真跡，必驗其印。此「趙氏子昂」紅文銅印，其上邊不甚平正，「子」字篆圈之頂，其靠上銅邊偏左、偏右皆有微凹入內之痕，方是真者，以此鑒定趙跡，萬無一失。（筆者註：此印為迴文，應讀「趙子昂氏」）

王以坤發現趙孟頫大德（元成宗年號一二九七～一三〇七）三年重題〈人騎圖〉（圖二）、大德五年秋仲〈題陳琳浮屠圖〉（圖三）上此印上邊均未凹，大德六年十一月〈水村圖〉（圖四）上此印「子」字上邊偏右已凹，由是「趙氏子昂」印「子」字上邊的凹曲當發生在大德五年以後，大德六年十一月以前。可見觀痕鑒書絕非「萬無一失」。（註一）

縮到「大德五年秋冬之際」。又由「『少壯時所作』的〈跋曹娥碑〉（圖六）、〈二贊二圖詩〉卷上（圖七），其上邊就可見微凹，且彎的部位並不相同」以及至元（元世祖年號一二七一～一二九四）二十六年已見凹陷的〈跋歐陽詢夢奠帖〉（圖八），提出趙孟頫有些印並不止一方。並且提到兩枚「趙子昂氏」白文方印，一見於元貞（元成宗年號一二九五～一二九六）元年六月〈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今在〈神龍蘭亭序〉後（圖九），一見於〈人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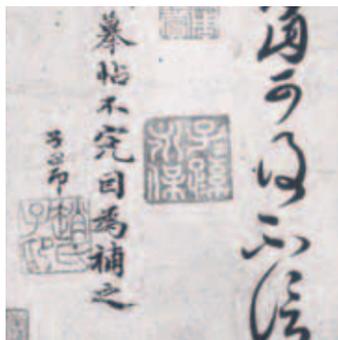
圖〉卷左下角（圖二）存半，兩枚不相同，強化了「趙子昂氏」印有多方說。（註二）

「趙子昂氏」印分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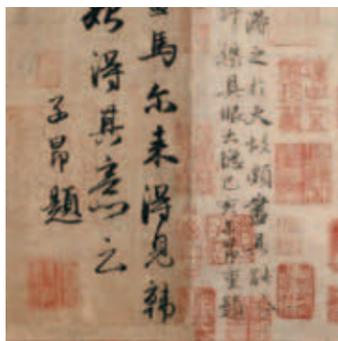
隨著古代書畫作品圖像的逐步彙集、公開，研究、統計範圍的不斷擴大，結論不斷進步，現在，這些結論又有了進一步完善的可能。

將「上邊未凹」的印鑒稱作「無損印」，則其對應作品分期為「無損期」，則其對應作品分期為「無損期」，則其對應作品分期為「無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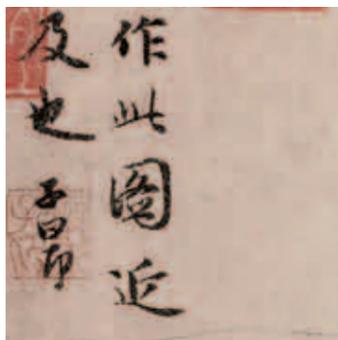
期」。現存署年最早的「無損期」作品是元貞元年（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圖九），五枚印鑒集體亮相，均真。大德五年八月〈題陳琳浮屠圖〉（圖三）則為最後一件有準確考年的「無損期」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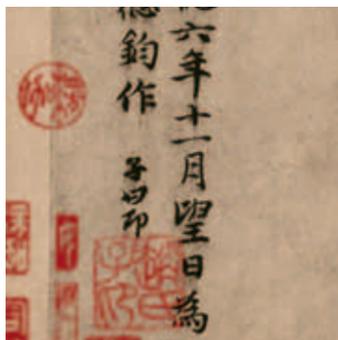
圖一 元 趙孟頫 約大德中後期 補唐人臨講堂帖 局部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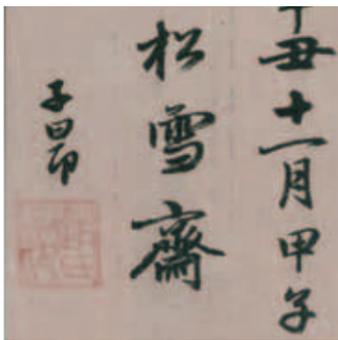
圖二 元 趙孟頫 元貞2年（大德3年重題）人騎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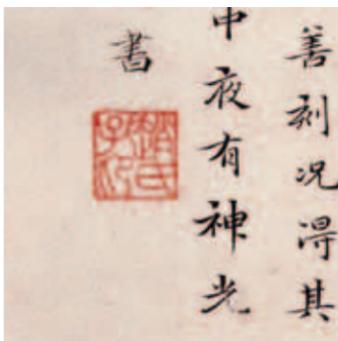
圖三 元 趙孟頫 大德5年 題陳琳溪鳥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元 趙孟頫 大德6年 水村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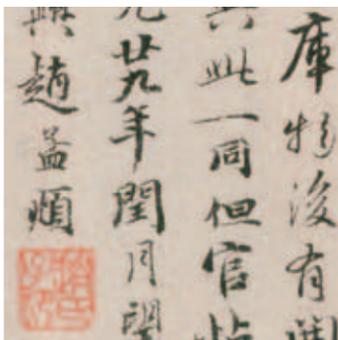
圖五 元 趙孟頫 大德5年 洛神賦 局部 中國嘉德2010年秋季拍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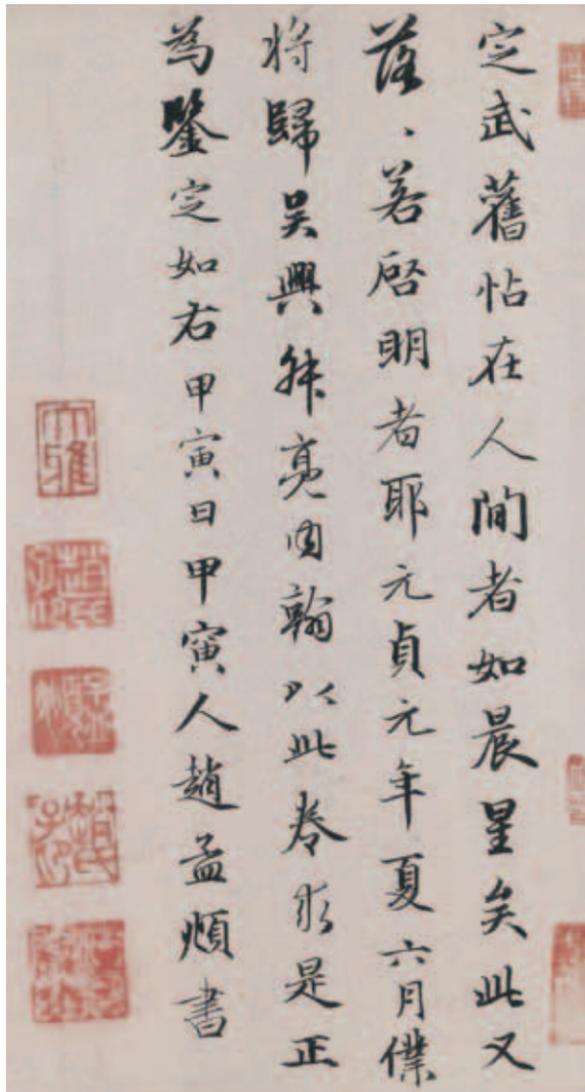
圖六 元 趙孟頫 約至元24年 跋曹娥碑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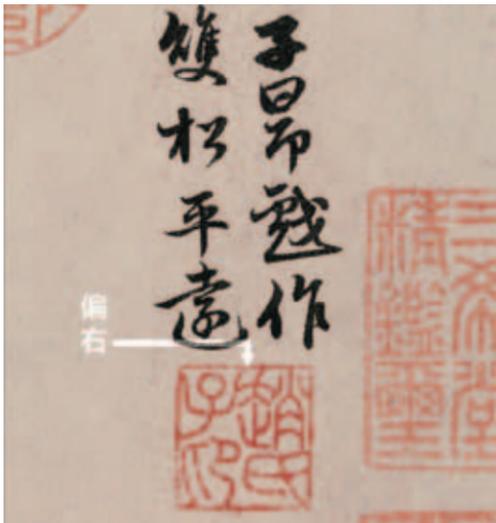
圖七 元 趙孟頫 約大德元年 二贊二圖詩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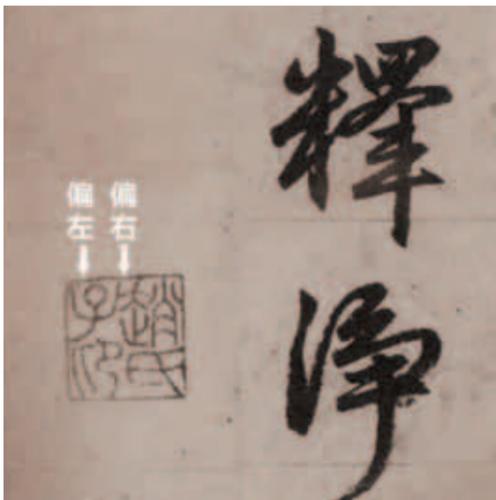
圖八 元 趙孟頫 至元29年 跋歐陽詢夢奠帖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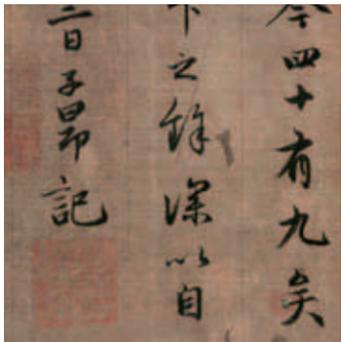
圖九 元 趙孟頫 元貞元年 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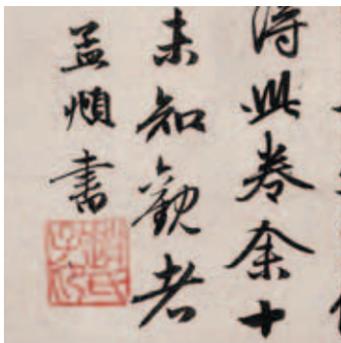
圖十 元 趙孟頫 約大德中後期 雙松平遠圖 局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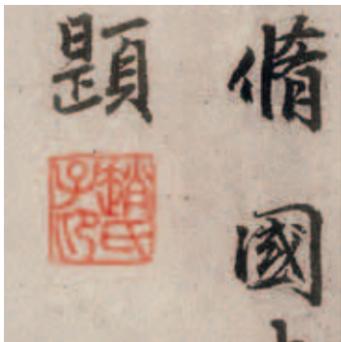
圖十一 元 趙孟頫 大德11年 松江寶雲寺記 局部 真跡黑白照片 淳石齋藏



圖十二 元 趙孟頫 大德6年 吳興賦 局部 浙江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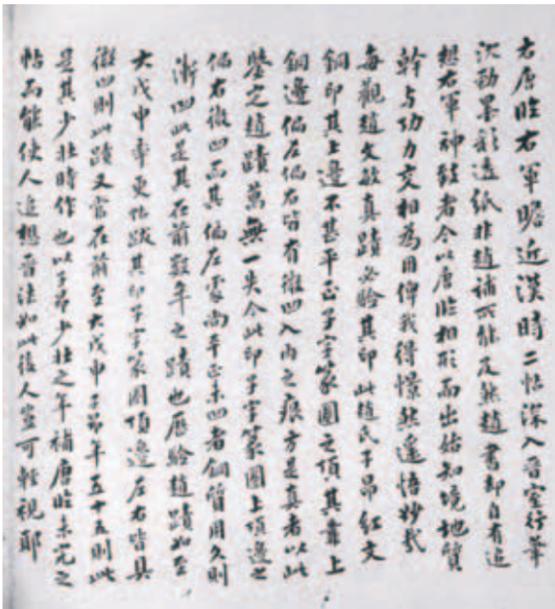
圖十三 元 趙孟頫 延祐7年 重題紅衣西域僧圖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十四 元 趙孟頫 至治元年 光福重建塔記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五 元 趙孟頫 至治2年 秋興八首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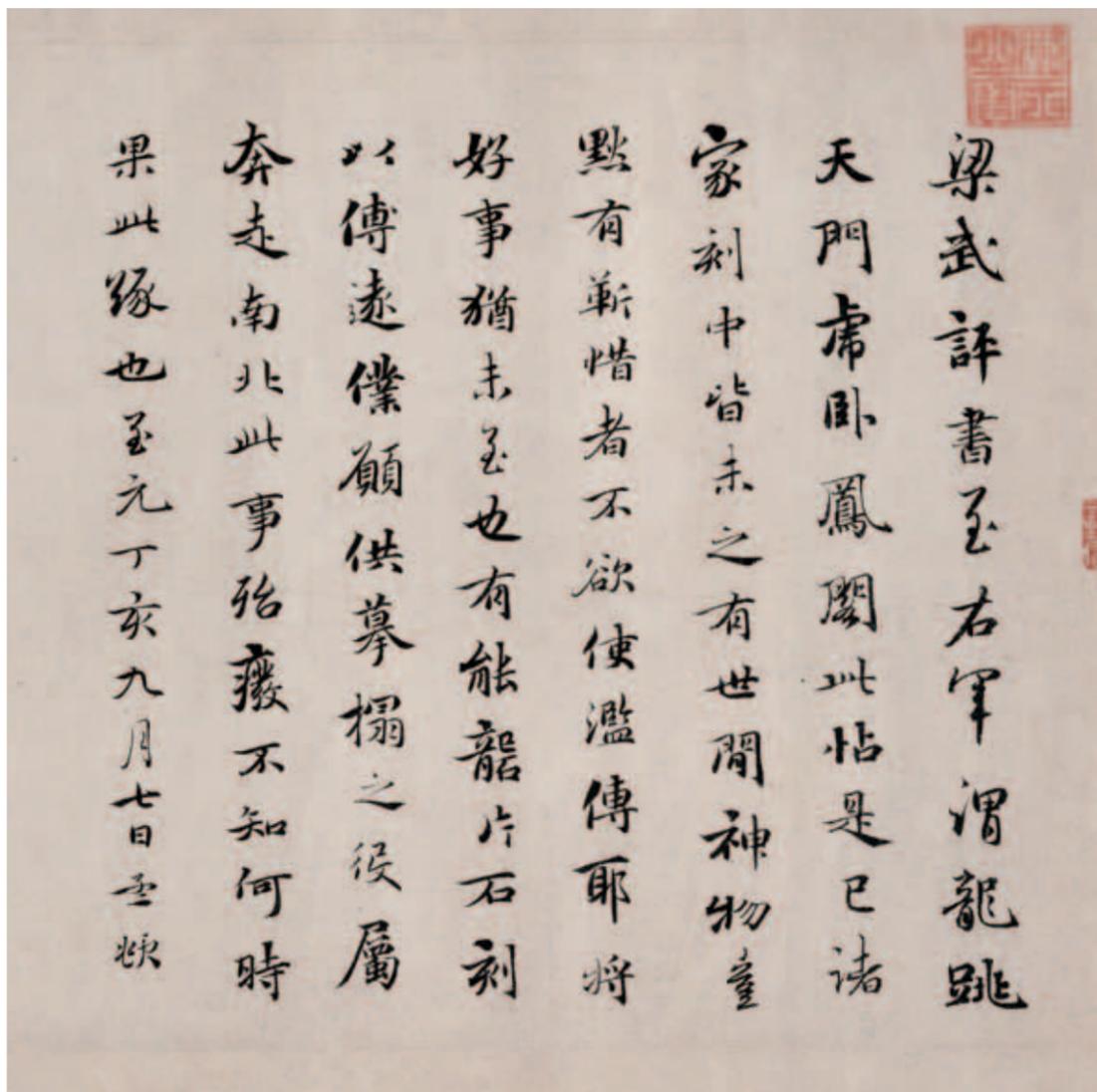
圖十六 清 翁方綱 跋趙孟頫補唐人臨近帖講堂帖

右「兩處」微凹入內；以下稱頂邊兩處凹痕的印鑒即為「二損印」。注意到「二損印」一共出現在兩個時

期：其一、在元貞元年前，如〈跋歐陽詢夢奠帖〉等，後面專門論述；其二、早到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之〈松江寶雲寺記〉（圖十一），最晚到延祐七年之〈重題紅衣西域僧圖〉（圖十三），以後把這一時期稱為「二損期」。四、修復期 至治（元英宗年號一三二一）一三二三）期間此印被有限度修復，如圖十四、十五，其中現存最早者為至治元年二月的〈光福重建塔記〉，形態為「子」字篆圈之頂其靠上銅邊偏右有微凸出外之痕，這一時期稱作「修復期」，損壞後是不能完全修復

如新的。五、無印期 按照從無到有的規律，印鑑不會先天性存在，找出其具體製作時間，之前則為「無印期」。根據前面分析，「趙子昂氏」印經歷了無損、一損、二損、修復的過程，但也不盡然，王連起舉證了至元二十六年的〈跋歐陽詢夢奠帖〉已見凹陷（圖八），同年作品如〈櫻帖源流卷〉則更為典型，此帖「趙子昂氏」印有三方，缺損狀態完全一致，均為二損，其中第一方在至元二十六年落款處。（圖十七）王連起認為這種現象對應於「趙孟頫有些印並不止一方」（註三），

根據王以坤和王連起的發現，可以觀察到「大德五年秋冬」之後幾年的作品則只能看到「靠上銅邊」僅「偏右」一處凹陷，如圖十，這種只有一處微凹的鈐印以下稱為「一損印」，對應作品分期為「一損期」。大德五年〈洛神賦〉如圖五，書法雖為真跡，但其印面細節，如「昂」字三腳接地等，與圖一至圖四、圖八至圖十五的真印相去甚遠，排除之後，最早的一幅有年款「一損期」作品應是大德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吳興賦〉。（圖十二）署年最晚的「一損期」作品可以排列到大德十年五月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人九老圖跋〉。翁方綱的描述並沒有問題，翻檢翁跋「萬無一失」之後緊接著還有後文「今此印子字篆圈之上頂邊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處尚平正未凹」（圖十六），並推測〈趙孟頫補唐人臨瞻近帖講堂帖〉墨蹟（圖一）為至大（元武宗年號一三〇八—一三一）元年「前數年」少壯時作品。三、二損期 如圖十一，確見「偏左」、「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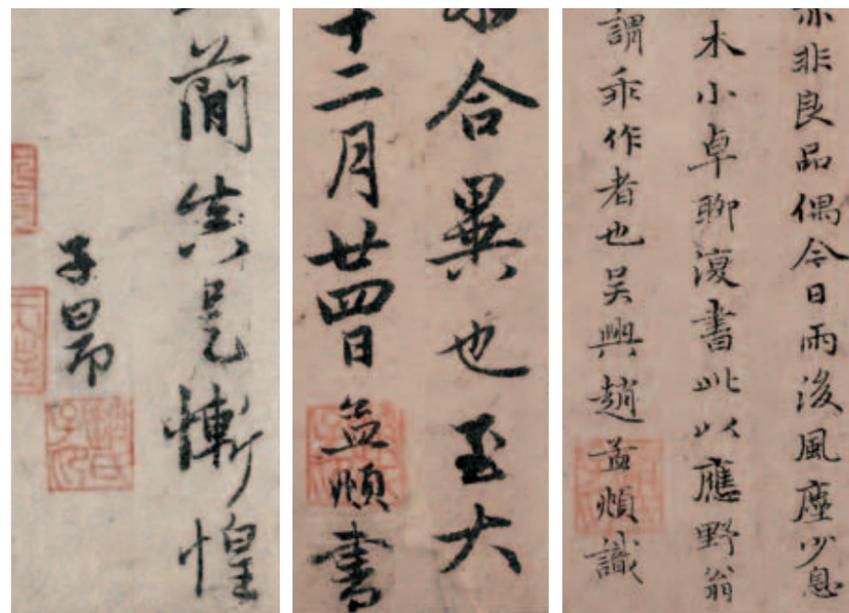
圖十八 元 趙孟頫 至元26年 跋王羲之大道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昂氏」可以自我仿製不止一方的邏輯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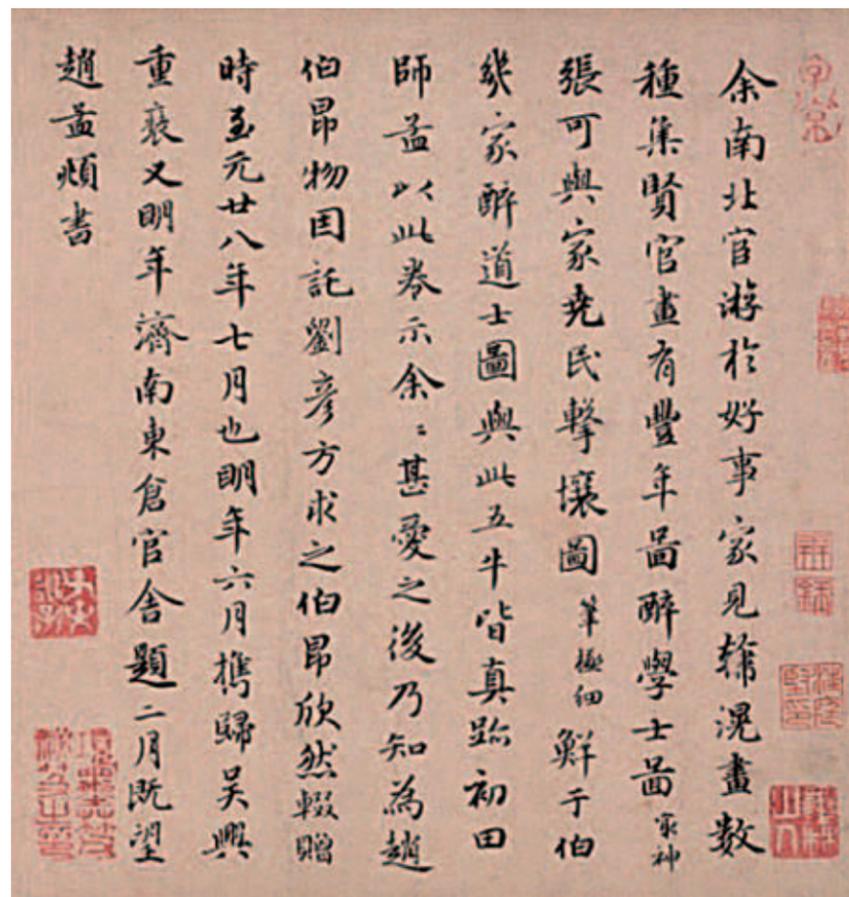
另外，白文「趙子昂氏」印也並非所說發現了第二種，〈人騎圖〉卷左下角的殘印並不是「趙子昂氏」印，而是其八弟趙孟頱的「趙子雋氏」印，全印見於同卷題跋。（圖二十、二十一）

〈跋曹娥碑〉、〈二贊二圖詩〉兩枚「趙子昂氏」篆法、章法設計與真印完全一致，連後期才出現的缺損皆一一模擬，唯細節粗疏失準，則是手工偽仿之必然。所謂「彎的部位並不相同」，其實都是「『子』字篆圈之頂」並無不同，不能因為仿得不好，所以就是真印。趙孟頫最後的修復行為表明，他對於這兩次意外損壞並不滿意，至元年間、大德初期未卜先知地模仿自己並不滿意的未來的兩次損壞，主觀上、客觀上都是悖論。

最後分析「前期」即已「損壞」的案例，此印到元貞元年前後其上邊又「平整如新」，基於「不止一方」說有兩種假設：一印多鑄，後期啓用備份；完美修復，繼續使用。但後來此印（或此印之備份）經過兩次意外



圖十七 趙孟頫〈楔帖源流卷〉三枚印蓋缺損完全一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印鈐於至元26年落款處，中印鈐於至大2年之重題，左印在致野翁教授札後至大2年的補題識。



圖十九 元 趙孟頫 至元30年 跋韓滉五牛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並且得到學界認可和眾多轉引。但是統計趙孟頫作品用印，有大量無印作品的存在，如至元二十四年跋王羲之〈大道帖〉（圖十八）、至元三十年跋韓滉〈五牛圖〉（圖十九）等，這就不

能將重題和補印的可能性予以排除。分析「不止一方」可以有三個層次的表達：印文相同設計不同、印文相同設計相同、同一模具鑄造多枚。相同印文的不同設計對於藝術家

來說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圖九）中白文「趙子昂氏」，作為串列真印中的中間一枚也為真印有其邏輯支撐，但不構成對本文所討論的特定設計的元朱文「趙

表一 趙孟頫書畫重觀重題補印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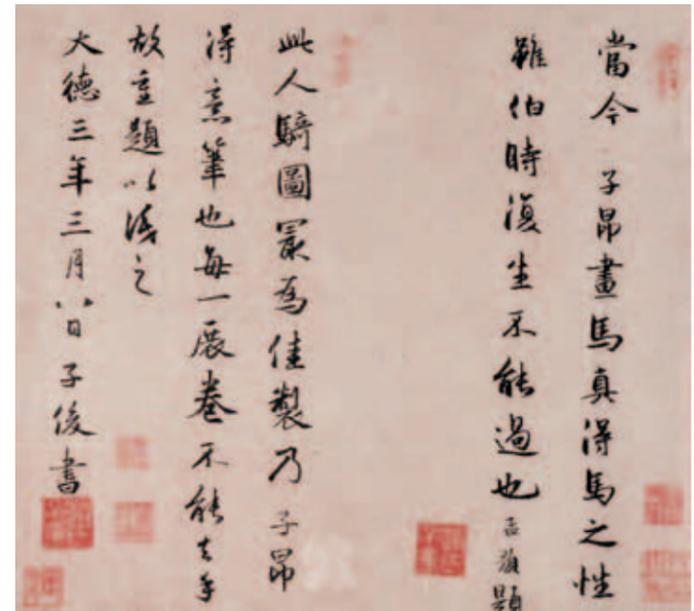
作品名稱	原作、原題或收藏、轉移時間	補書、重題時間	補印時期	收藏
秋興詩卷(圖十五)	約至元20年	至治2年	修復期	上海博物館
千字文草書卷	至元23年	至元24年	二損期	上海博物館
楔帖源流卷(圖十七)	至元26年	至大2年	二損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夢奠帖跋(圖八)	至元26年	——	二損期	遼寧省博物館
五牛圖跋	至元30年2月16日	延祐元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論裴行儉帖(圖二二)	元貞元年前後	——	二損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人騎圖	元貞2年	大德3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水村圖	大德6年11月15日	大德6年12月		北京故宮博物院
紅衣西域僧圖	大德8年	延祐7年		遼寧省博物館
周易繫辭(圖二三)	大德9年	延祐6年	二損期	北京故宮博物院
保母碑跋(趙孟頫本)	至元26年贈與郭天錫	至大2年7月		佛利爾美術館
國詮善見錄	約大德9年前收藏	延祐元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

表二 趙孟頫元貞元年及之前作品無印偽印情況表

作品名稱	年代	用印	收藏
致郭天錫二割卷·應酬失宜帖	至元23年	無印	日本
保母碑跋(周密本,「天水郡圖書印」等諸印均偽)	至元24年	偽印	北京故宮博物院
小楷跋(曹娥碑墨蹟)(圖六)	約至元24年	偽印	遼寧省博物館
跋王羲之(大道帖)(圖十八)	至元24年	無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與鮮于樞墨蹟合冊·致鮮于樞尺牘	大都任上	無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跋錢選(八花圖)(圖二四)	至元26年	偽印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致丈人節幹·除授未定帖	至元28年	無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致鄭月窗·條爾兩歲帖	至元28年	無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致郭天錫二割卷·奉別帖	至元28年	無印	日本
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	至元29年	無印	紐約嘉士得拍賣1996.3
跋韓滉(五牛圖)(一跋)	至元30年	無印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致季宗元二割卷(度日帖,近見帖)	至元31年	無印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二一 人騎圖兩枚「趙子昂氏」局部



圖二二 元 趙孟頫 跋趙孟頫人騎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損壞之後神奇地與數十年前(夢奠帖跋)、(楔帖源流卷)上的印鑒損壞細節完全一致,這只能是零概率事件,「一印多鑄」、「完美修復」的假設,都不可能成立的。這種早期作品中鈐蓋的「二損印」,只能對應另外一種現象——補印。

補印現象必然對應有對舊作、舊藏的重觀、補書、重題,這個條件是有大量案例支撐的,如表一清理的十二幅存世作品,除(紅衣西域僧圖)為自藏品重題外,均經他藏後重觀、重題、補書,短者一月,長者四十餘年。核對用印,缺陷分期與作品實際年代有差異者共六件作品,顯然就是補印。

而其中五件為元貞元年前,均呈現「二損期」或「修復期」特徵。其他元貞元年前書畫作品只有無印、偽印兩種情況,共十二幅,如表二。

表一、表二彙總了趙孟頫元貞元年前所有已知墨蹟,共十七幅,均為補印、無印和偽印,共同反映了這些作品的最初狀態——無印,這個現象提示:趙孟頫有一個無印可蓋而非有印

不蓋的「無印期」。

綜上所述,「趙子昂氏」印鑒共分五期,如圖二五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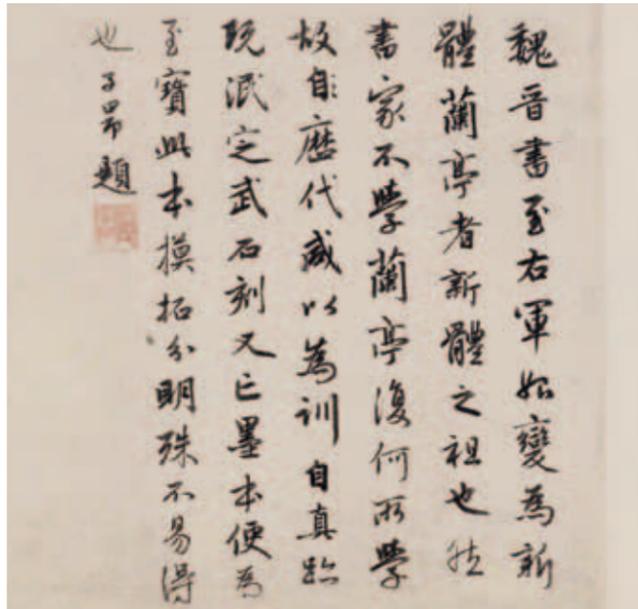
印鑒分期及其邏輯推論

有學者據王以坤的發現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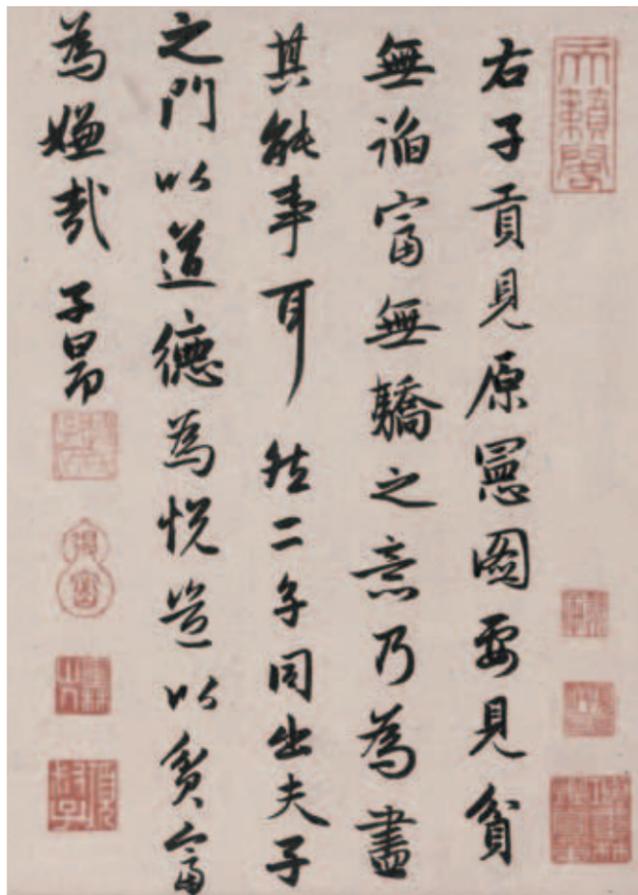
「如果說大德五年前就鈐有凹下去的『趙氏子昂』印,這件作品必偽」,其潛在過渡條件即「早期鈐凹印必偽,印偽書必偽」。一方面,印偽則書偽的錯誤邏輯,王連起舉例了大量真跡偽印可資參考(註四),另一方面書寫和鈐印時間並非必然一致,書畫中經常存在重題、補印現象。

由於補印現象的存在,印鑒分期只能確定作品時代下限,基於手工修復與仿製的不完美,可以說「如果署款大德五年後的作品鈐頂邊完全平直的『趙子昂氏』元朱文印,此印必偽,此作品未必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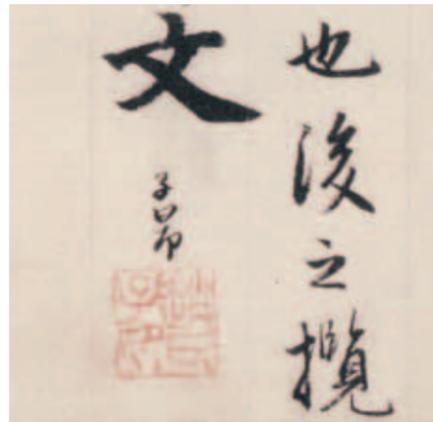
因此使用印鑒分期鑒定時,一方面應注意印面細節全面統計分析,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對作品本身的研判,避免印偽則書偽的錯誤。



圖二八 元 趙孟頫 定武蘭亭跋局部 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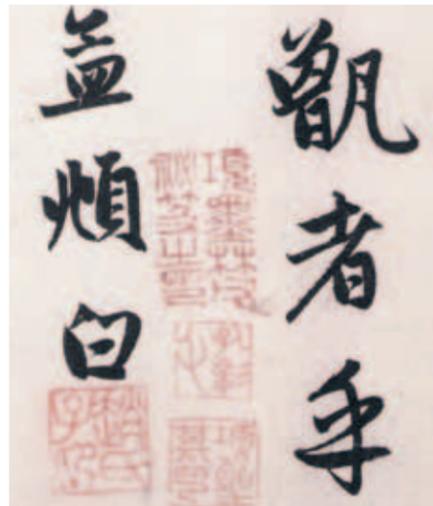
圖二九 元 趙孟頫 跋張彞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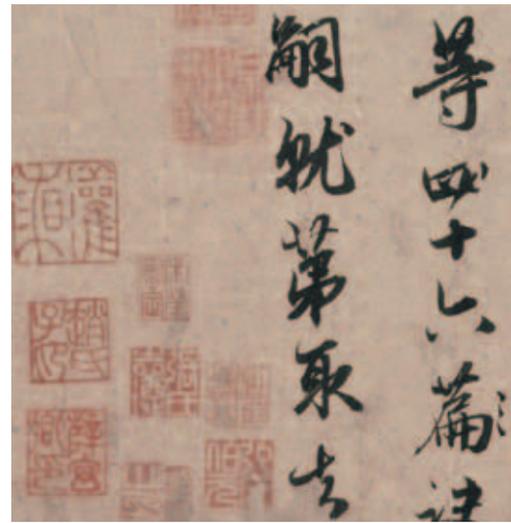
圖二七 元 趙孟頫 臨蘭亭序 局部 (舊題臨靜心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十 元 趙孟頫 大德5年後 民瞻十劄帖·許惠碧蓋劄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一 元 趙孟頫 大德11年 為年成雨告貨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元 趙孟頫 約元貞時期 論裴行儉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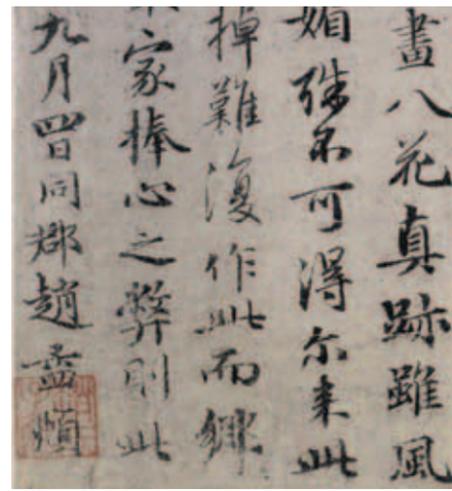


圖二三 元 趙孟頫 大德9年 雜書三段卷·周易繫辭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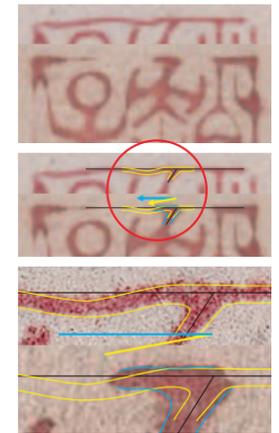
印鑒分期與趙孟頫書畫作品考年勘誤舉例

由於資料開放與學術研究的漸

進性，過往研究難免出現疏漏，「趙子昂氏」印鑒分期研究對趙孟頫書畫鑒定及無年款作品的年代判斷，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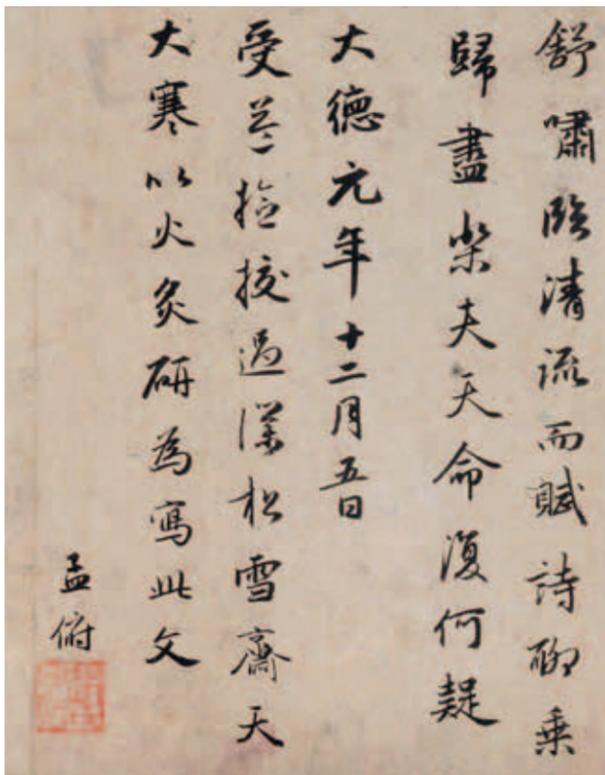
圖二四 元 趙孟頫 至元26年 跋錢選八花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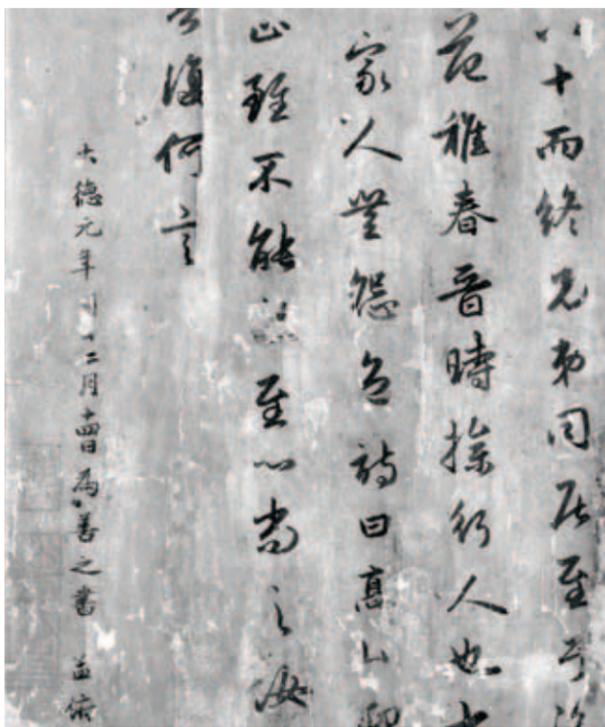
圖二六 趙孟頫〈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印鑑上方邊框有印泥缺漏，但通過與損後印圖像對比研究可以確認為現存最早的署年「無損期」作品。

至遲到元貞元年 無印	約元貞元年略前 初制、無損	約大德6年初略前 出現一損	約大德11年末略前 出現二損	約至治元年初略前 修復

圖二五 「趙子昂氏」印五期圖示 (圖中年代僅以署年款作品估算)



圖三二 元 趙孟頫 歸去來辭 局部 上海博物館院藏



圖三三 元 趙孟頫 與子儼等疏 局部 私人藏

了新的依據，現在有條件將之前的一大批作品考年作出重訂，這裡僅擇要者，略舉其四，以供商榷：

一、臨靜心本蘭亭序（圖二七）

此帖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雜彙了〈定武蘭亭〉一卷、趙孟頫〈臨蘭亭〉一卷、王蒙〈跋趙孟頫蘭亭十六跋〉一卷，《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代書法》、《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法書全集九·元一》等將其定為「至大三年北上大都時，應友人吳靜心之請所作」。此卷北京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一年蘭亭特展，筆者曾親覽真跡，印鑑凹痕宛然，「一損」分明；其書法結體轉折正是大德六年之圓融，自然不應該與後邊的王蒙跋及所謂靜心本蘭亭序有絲毫關係。

二、定武蘭亭跋（圖二八）

此帖為陶北溟舊藏，有研究認為其「結體穩健，筆力沉雄，蒼勁厚重介於〈膽巴碑〉和〈仇鐸碑〉之間（六十三至六十四歲）」。（註五）查其印，「一損」；觀其書，「定」、「又」，捺畫長拖近二分之一，「爲」字「點撇」連接出現「8」字

形的穿插與反繞，一改大德七年及之前的「7」字「折」筆，「題」字捺用筆乾淨直下，而非抖擻如一波三折，這種寫法多見大德十一年前。此跋約在大德八、九年，可參〈周易繫辭〉。（圖二二）以此可校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甕牖圖〉之題跋（圖二九），筆性、結構一致，而印亦一損，當出於同期。

三、民瞻十笏卷·許忠碧蓋笏（圖三十）

有學者根據帖文「一再過吳」、「不蒙見過」與元貞二年一月初七日〈過秦論〉中「時時相過，慰余寂寥」的「過」字吻合，定其為元貞元年十二月廿七日。（註六）然二帖一為時時相見，一為總不得見，大相徑庭，焉能同時。查印，亦一損，觀書，當在大德五、六年。

四、為牟成甫告貸書（圖三一）

有學者考證：「此啓是代友人牟應龍乞米，與上笏（旬日帖）同屬一冊，當作於同時（至治二年）」。（註七）〈旬日帖〉形容枯悴，而此帖血肉豐滿，風格近於大德十一年前的〈松江寶雲寺記〉，但鈐印為「一損」，

元年閏十二月十四日為鄧文原書（與子儼等疏）一卷（圖三三），與〈歸去來辭〉相去一月，皆錄寫陶淵明文，真跡真印無損。

其時復授太原路汾州知州，前有濟南罷官之蛇影（註八），因撰〈先侍郎阡表〉有「以為終焉之計」語，又作詩「准擬新年辭官去」，署款「孟俯」取俯首躬耕之意，參考次年二月

八日《居竹記》官款「前集賢直學士」，果應其詩所「擬」。

元貞元年趙孟頫離開濟南經大都返鄉，實為罷官，因此大德二年新年的這次辭官才是他一生三罷四辭中的第一次自主辭官，同年調寫金經既成，再辭獨返，從不斷被「老闔」炒魷魚，變成不斷炒「老闔」魷魚，其官運就此轉振，而這恰是拜陶淵明所學。

故應同年略早。考其內容「友人牟成甫之貧，香嚴所謂錐也無者。豐年猶啼餓，況此荒歉，將何以望其腹，而瞻其老稗。」此處「老稗」之老即牟獻，至大四年以耄耋之壽正寢，至治二年，牟應龍如何瞻養之？「荒歉」則特指大德十一年「丁未大侵」，文獻累牘，另文詳考。

不知有印鑒分期致篡改真跡一例

從所見歷代「趙子昂氏」偽印看，很多作偽者是掌握了趙印有微凹這個一葉障目的知識而不知其有前後分期變化的，並且未必比翁方綱晚，這個知識經翁的書面題跋進一步傳播，並被人「以此鑒定趙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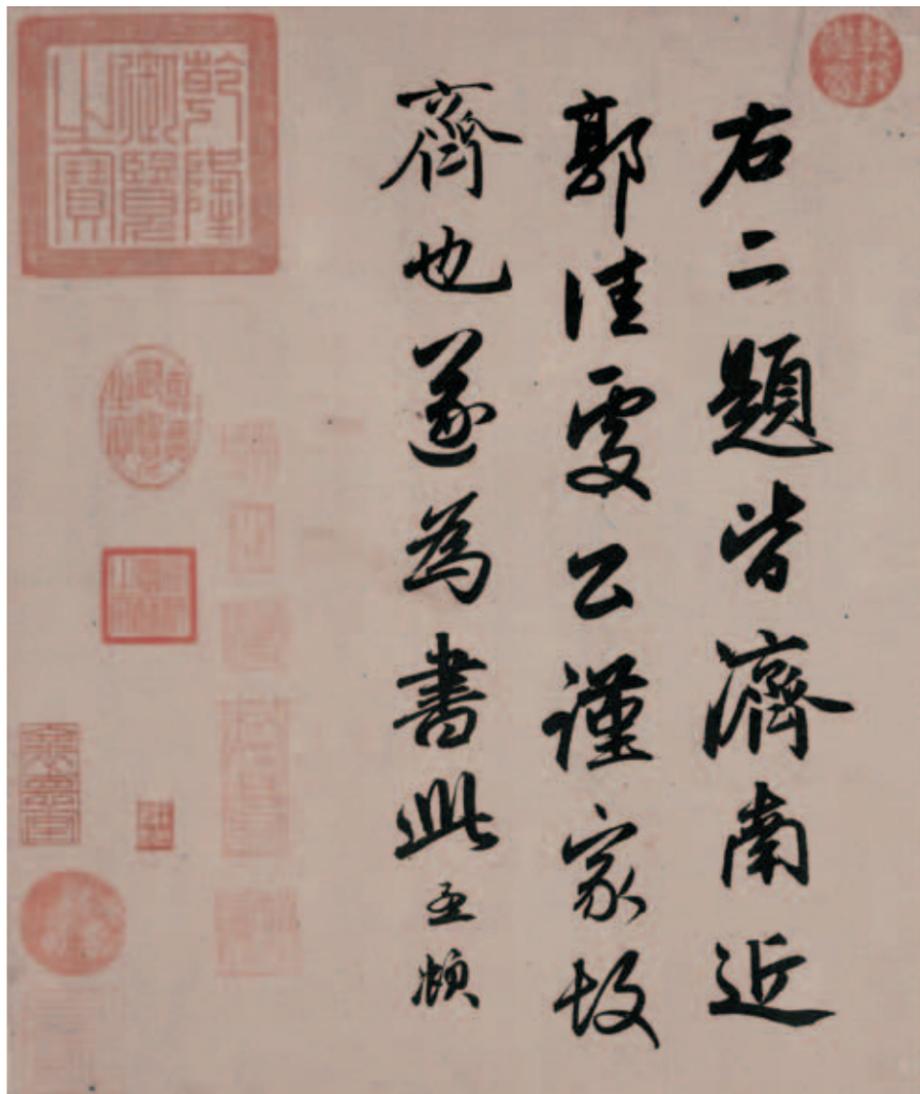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藏大德元年十二月五日〈歸去來辭〉真跡一卷，頂邊亦凹如一損，細審實為挖出。（圖三二）蓋其署款「孟俯」，印無「微凹」，專以輔助證據考證書畫的著錄派藏家就失去了依憑，懼其或偽，挖平為凹，把「偽作」改成「真跡」，實際此「真跡」原本就是真跡。

款「孟俯」者，筆者另見有大德

趙孟頫書畫印成印時間及原因簡析

前面提到的基於大樣本統計的「無印期」正好和趙孟頫濟南時期因「貝錦之禍」罷官這個節點略相前後，筆者將二者聯繫起來，有一些初步推測和疑問，提出來供學界商榷：

「趙子昂氏」及其他主要書畫用印成印於濟南第二次罷官之後，略早



圖三五 元 趙孟頫 釣突泉詩帖 真跡偽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雜書三段卷之三·自作五言詩二首》題云「吾昔年為先師杜真人賦此二詩，今其弟

子袁安道來索書，因寫與使藏之。」知南谷所藏趙書，袁得其二，攜以到訪，故有此補印。

於元貞元年六月（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圖九）時的集體亮相。這一時期具備客觀條件：「官事」既罷，「煩冗」不再，「清簡」下來的趙孟頫終於有了「戲弄筆研」的時間條件。同時又具備主觀動機：《松雪齋集》卷六《印史序》提出兩

個觀點：「異流俗以合古」、「以印印紙，可信不誣」。趙孟頫一方面有意踐行「漢魏而下典型質樸之古意」，改變「新奇相矜」的近世流俗，引領書畫用印風範。另一方面，印信最早最本源的功用正是徵信，至元三十一年末，趙孟頫遭遇了短期內的第三次罷官，並且最終未能脫罪，遭到降級，筆者分析錢糧、文簿管理問題應有重大關係，痛定思痛，促成了亡羊補「印」。基於「可信不誣」的考慮，趙孟頫會作繭自縛地「一印多鑄」嗎？



圖三四 趙孟頫早期印鑒新製印泥污染現象

趙孟頫最早的用印作品，如《為叔亮內翰跋蘭亭序》（圖三四左）、美國弗瑞而美術館藏無年款《常清靜經》（圖三四中）、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三世人馬圖》（圖三四右）等，鈐蓋清晰，無滑移，但字痕周圍顯示有較重的油漬粘連污染，這可能還是新印、新泥，印油濃厚等方面的原因。

趙孟頫印鑒的存放管理

進一步推論，由於「貝錦之禍」

的刻骨，體現在防人之心上，趙孟頫與之後的書畫家隨意性製作與使用書畫用印不應相同，從這個角度上，每種印面設計也應該只此一枚。並且應該有完美的管理與銷毀處理，這為趙孟頫書畫減少了偽作真印概率。現存作偽趙孟頫款書畫中尚未見有印面細節合於真印者。因此其用印值得認真研究。

趙孟頫書畫作品可考為外出所作如為張謙書《二贊二圖詩》（圖七）、為周密書《釣突泉詩》（圖三五）、奉敕跋《快雪時晴帖》、為張晏跋《懷素論書帖》（圖三六），均為無印或偽印。

表一中《周易繫辭》（圖二三）同樣是一幅出訪作品，記「大德九年十月十一日謁介真館為南谷尊師書此」，真印，二損。同卷另有《玄都壇歌》，記「大德十年正月十八日，南谷尊師過我車橋之館」，真印，一損。《松雪齋集》卷九《隆道沖真崇正真人杜公碑》記載了南谷真人延祐五年去世前「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繼而出偈，遺諸弟

因此，雖然尚無可能全面區分書房作品和出訪作品，但趙孟頫的用印管理中是否有對外出訪問用印進行限制值得研究。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圖三六 元 趙孟頫 跋懷素論書帖 真跡偽印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 註釋
1. 王以坤，《書畫鑒定簡述》，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頁一九。
 2. 王連起，《趙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六年第一期；《趙孟頫的名號款印與鑒考問題》，《中國書法全集·趙孟頫卷》，榮寶齋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六四。
 3. 同註二。
 4. 同註二。
 5. 王連起，《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6. 單國強，《趙孟頫信劄系年初編》，《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7. 同註六。
 8. 趙華，《趙孟頫同知濟南考》，《東方藝術·書法》二〇一三年第三期。

敬天格物

— 中國歷代玉器展

Art in Quest of Heaven and Truth

Chinese Jades through the Ages



常設展

陳列室：306、308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夜間免費參觀時段 每週五、六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

參觀網頁 http://www.npm.gov.tw/exh99/chinese_jades/

《敬天格物展圖錄》於本院禮品部販售